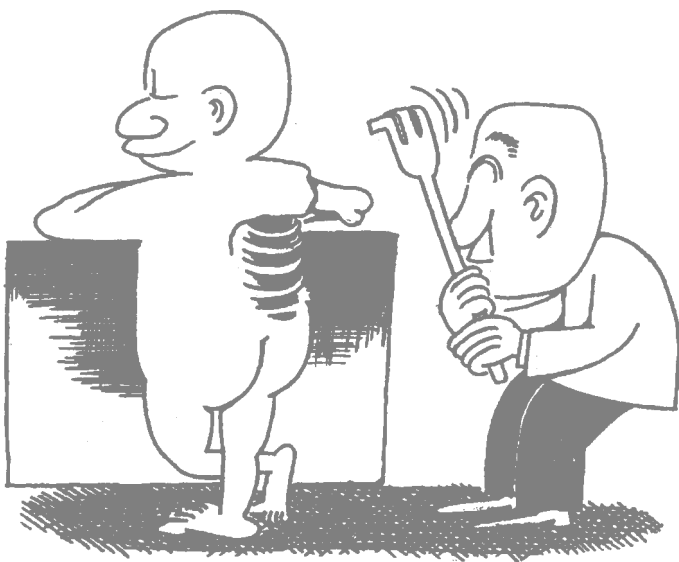


# 感受疼痛

(代自序)

杂文家是社会机体的疼痛神经，

他的职责就是感受疼痛。



杂文家是什么 杂文家是社会机体的疼痛神经 他的职责就是感受疼痛。这项任务极不值得羡慕 可是却极重要。别人踩了你的脚 你就叫一声 赶快把脚拿开。这就是疼痛神经的作用。要是该神经不起作用 摔了跤挨了刀都毫无感觉 此人就极端危险死到临头了。杂文家这根神经感受社会的不公弱者的苦难民族的危机人类的灾难并且总是及时发出痛苦的信号。从这个意义上说杂文是被动的被迫的而绝对不是‘玩’出来的甚至不是‘创作’出来的。人的神经不创作疼痛而是反映疼痛 社会的也一样。反映疼痛近乎添乱 真不令人高兴 于是就有改变它的‘基调’亦即取消这条神经的议论。取消疼痛神经自然使人舒服 可是它的代价却是使整个社会机体舒服地玩完。能不惧乎！

## 范进这根毛

无怪乎持皮毛论的后人对毛总不表尊敬，  
尽管毛在皮上一能保温，  
二能增加若干斑斓的色彩，  
并未白吃该皮的饭。



《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中举 扬面精彩极了。范老爷从 20 岁起考秀才 考到 54 岁，总算苍天不负有心人 引发了同样是“老童生”出身的周学道的相怜之情 给他一个最高分 取得高考资格 这才考进了“老爷”行列。发榜那天 喜得痰迷心窍 疯了。

如果按照现行标准 即取得大专以上学历者才叫“知识分子”那么范先生虽然读了一辈子书 但在“进学”以前 只算得个“知识青年”。知识青年一颗红心 两种准备 这是当代的事 而当时的范进们 只要一读书 就只有一颗红心一种准备 不中举人不罢休。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以及“知识青年”极少不走范先生这条路的。

这就出了一个问题 说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皮上的毛 范进那时的统治阶级无疑是地主阶级 地主阶级遍及全国城乡 他这根毛哪里不可栽 为何偏要栽在中举这张皮上 而且如此如痴如醉 若饥若渴？

环观当时社会，“地主阶级”其实并不那么希罕这根毛。封建社会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 小农经济需要多少知识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靠天吃饭不违农时纳粮完税算帐收租而已。这和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大不相同。资本主义真是需要知识之毛的 它需要蒸汽机需要汽车飞机电灯电话计算机 需要看不见

摸不着一日万变的市场经济。离不开瓦特牛顿爱因斯坦盖茨以及康德黑格尔凯恩斯汤因比亨廷顿等等这些“毛”的，与其说是资产阶级，毋宁说是资本主义社会这张皮，没有它们它一天也活不下去，不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倒是毛之不附皮将焉活。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也批判精神也“中心地位”也，总跟他的力量和作用分不开。范进们的能力是“读圣贤书”，作用是“代圣贤立言”，一不长粮食，二不长地租，对于地主老财的用处，不过当个账房先生，或者如胡屠户所教“寻一个馆”来教授子弟。这后一种用处，无非是范进的扩大再生产，教出更多的知识分子或“知识青年”参加赶考或教馆的行列。知识更加供过于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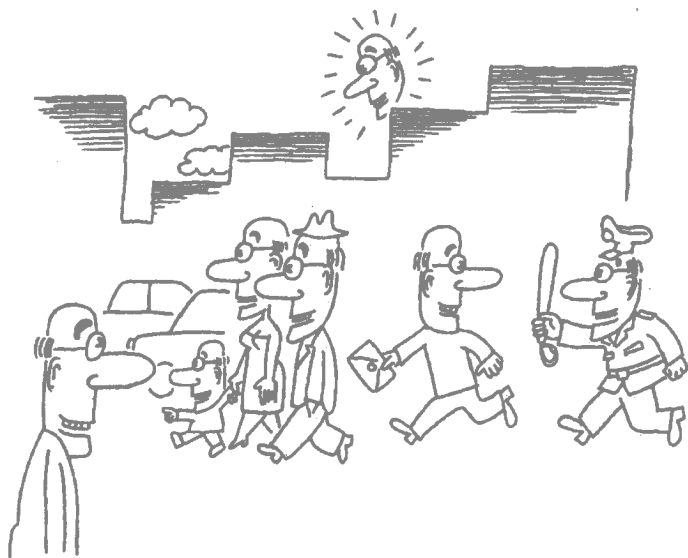
范进们的真正买主，是皇上及其政府。“圣贤书”对于皇权来说，倒是须臾离不得的宝贝，整个宗法制度就靠它来维持。所以就兴“学而优则仕”，学得再优也只能仕。可惜皇家官僚机构这张皮，尽管庞大，容量也究竟有限。千万根毛往它上面挤，自然形成“买方市场”，这就是千古毛儿们苦难的根源。能够在皇皮之上占得一毛之地，已是毕生的最大光荣最大幸福，还独立什么批判什么中心什么自我意识什么，无怪乎持“皮毛论”的后人对毛总不表尊敬，尽管毛在皮上一能保温，二能增加若干斑斓的色彩，并未白吃该皮的饭。现在我

们看着范进可笑 可是范进的影子好像离我们并不遥远。时间已进现代 社会对于知识的需求已经远异于范进时代“；五四”以来的大批中国知识分子虽然立志贡献社会 不当国民党政府的毛 可是那个社会对知识之毛的需求依然有限。所以多人从个人学术成绩来说 贡献不小 而从整体境遇而言 则报应不好 先遭反动政府迫害 后又被革命政府说成是资产阶级身上的毛 连多年参加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于是革面洗心，彻底改造 企图一变而为无产阶级之毛 结果倒还只是政府的毛。当革命政府的毛自然没有什么不光荣 可是即使不说万毛集于一皮的那种十分不利的供求形势 政府也有政府的事情有政府的逻辑 它有充分的理由不断转移‘ 工作重心 ’不断改变‘ 现行政策 ’也有充分的理由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并一次次‘ 落实政策 ’。但是知识自有知识的逻辑 毛的逻辑和皮的逻辑如果发生分歧 不是毛顺着皮 就是被一把拔掉。这种情形 多次发生 比范进更惨。

不过时代究竟大大不同起来 社会对于知识的需求远远超过范进们对于中举的需要 这就是所谓的‘ 信息时代 ’了。知识 规范的说法是‘ 科学 ’不但是生产力还是第一生产力 不是毛而是皮了，一切上层建筑包括政府包括‘ 体制 ’都得附在这张皮上 范进们的尴尬生涯该结束了。

## 假如没有我

这个世界大得很，  
除了我这个我以外，  
还有无数个“我”。  
无数个我用无数种角度和方式看世界，  
世界才会如此丰富多彩。



假如没有我 这个世界会怎样？

不会怎样也不会不怎样。太阳照样出来 万物照样生长 政府照样办公 老鼠照样偷吃。一切和有我的时候一样。——真是这样吗？

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错了。假使没有我 对于没有了的我来说 这个世界会立刻变得灿烂多姿 比我这一辈子已看到的和能看到的丰富无比。

就说出太阳吧。今有黄先生者即我本人 觉得太阳这个东西 实在罕见。因为我生活在四川省成都市 蜀犬吠日 蜀人也差不多。这感觉就和住在北京市的另一位或有的黄先生大不相同。而且我认为太阳出来的时间是早晨七八点钟 北京的那位同宗却觉得这是胡说 他每天早晨起个大早到天安门 看 升旗 其时旭日冉冉东升 夏天还没响五点 冬天也才六点多。要是在夏威夷也有一位黄先生 他的观察一定又和我们两人不同。要是在热带大沙漠里还生活着一位黄先生 那他和我不同之处就不止是事实评价而是价值评价了 我稀罕而他厌恶。对于同一个太阳 各地的黄先生 更无论不姓黄的先生和女士了 的观感就如此多样 可是我只有我的观感 何其单调乃尔 成都的黄先生所以见不到其他黄先生等等之所见 只因为成都的黄先生是“我”而所有其他的先生女士都是“他 她 )”我只能见我之所

见 所有的他或她之所见对我来说都叫“间接经验”，隔着好厚的一层。可是请注意 哪一位他或她又不是他们自己的“我”呢 那么多“我”有那么丰富的经验，可是只因有了我自己的“我”让所有的“我”都变成了“他(她)”多么可惜！

我很羡慕学者鸿儒的大学问 例如我就很想知道钱钟书先生的脑袋里怎么会流出那么精彩的思想来 我也羡慕政治家们的大手笔 很想知道他们在和敌人握手言欢的时候心里怎么打别人的主意 我还想知道腐败分子怎么能心安理得地做反腐败报告 整人专家怎么能若无其事地对他的牺牲者说他“永不忏悔”还想知道街上那位匆匆行走的先生正忙着什么 那位独自微笑的少女正梦着什么。遗憾的是 他们都是“他”。要是没有我 他们全都还原成“我”多好！

说到这里 敬请热心的江湖医生且慢向我寄送专治精神病秘方的邮购单。一心想知道别人想什么 如果是病 也是大家的通病 你那张单子治不了。我们大家都想知道别人的事情 所以才去看小说看电影。看到黛玉焚稿就掉眼泪 我就不是我而是林妹妹的“我” 其实连林妹妹的“我”也不是 因为我就知道她焚稿之时 宝哥哥也在上演悲剧 而他们两个“我”却都蒙在鼓里。我对大观园里所有的“我”都了如指掌 知道所有

的‘我’的优点缺点局限性 例如懂得焦大为什么不会去爱林妹妹 宝哥哥为什么不大喜欢宝姐姐。要是我真是大观园里的任何一个“我”我会懂得这么多吗 这就是无我的好处。

无我既然这样好 似乎写完此文我就该去自杀了。对此我得特别声明 我绝无此打算 更无意宣传邪教，诱骗大家自杀。如此这般议论 只想说个大实话 这个世界大得很 除了我这个我以外 还有无数个“我”。无数个我用无数种角度和方式看世界 世界才会如此丰富多彩。将近 400 年前 伽利略证明了不是群星围着地球转 倒是地球围着太阳转 现代人又证明地球上不是万物随便供人类役使 而是人类与万物共生共灭。而在人类中呢 也不是无数个“他”围着唯一的“我”转，倒是真真实实地生活着无数个“我”自己在转。所以大仁者将心比心 对所有的心都能感同身受 大智者虚怀若谷 总在脑子里溶汇着众多的“我” 大勇者生能舍己 懂得“杀了夏明翰 还有后来人”。而大独裁者呢 却以他那个蕞尔小我来规范数不清的众“我”。两种“我”观 两种境界 孰优孰劣 孰贤孰愚 就用不着我说了。

## 梦里的爱国主义和 清醒的爱国主义

现在我们是清醒的人，  
我们在清醒的状态下收回了一个“城邑人物繁丽”的香港，  
所以我们在“喜甚”之余，  
比做梦的陆游想得更多一些，  
例如一百五十年间香港人民办到的事，  
我们办到了多少，为什么？



“亘古男儿一放翁”已是对于爱国诗人陆游放翁的定评。论诗他该不算古今第一，但就诗里体现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至少前无古人。只是他生不逢时，遇着那个老是挨打受气丧师失地的宋王朝和老是治国无术腐败有方的历任皇帝老子，辜负胸中百万兵了。所以他的一腔热血，全部灌进诗里，还灌进梦里，连做梦也想着恢复中原。他的《剑南诗稿》里记梦的甚至梦中作的诗凡十几首，而其中脍炙人口的爱国诗篇过半。“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用古代关于“因梦”、“想梦”的分析，此梦既有窗外风声雨声的“因”，又有日夜期望恢复故土的“想”，真是对于梦的极完整的诠释。

在陆氏记梦的诗里，有一篇的题目很长：“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见城邑人物繁丽，云‘西凉府也’。喜甚，马上作长句，未终篇而觉，乃足成之。”（标点为我擅加）而它的特点还不在于其长，却在透露了古来的‘爱国主义’里面不大为人注意的一个消息。

陆游梦见他跟着皇帝西征，不止打回中原，而且打到‘西凉府’。诗里说‘天宝胡兵陷两京，北庭安西无汉营。五百年间置不问’云云，指出唐初所设安西和北庭两都护府之地，于安史之乱以后就陷于‘胡’，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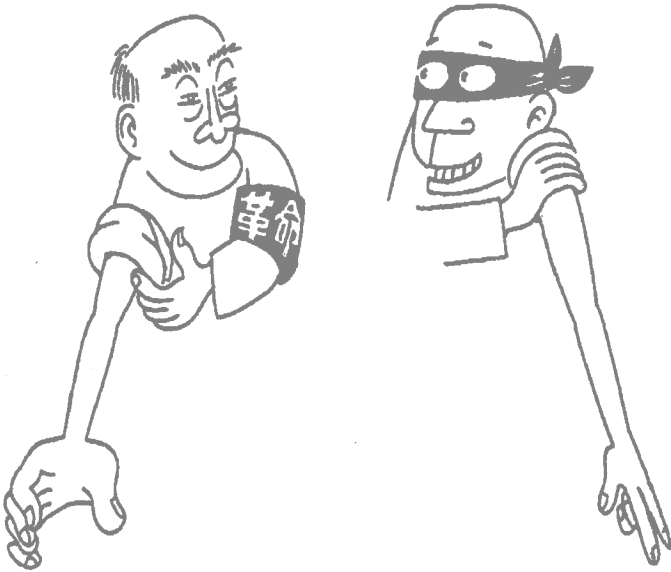
上是指土蕃回鹘二族 到南宋则该地属西夏和西辽。以南宋的版图而论 要打到属于西夏的西凉 首先得越过金国所占京兆府即今西安 所以收复西凉府也标志着收复自唐以后汉族政权失去的大片领土 所以说“尽复汉唐故地”那该是比今日收回香港更辉煌的胜利。陆游有幸梦到这个景象 真够他高兴一夜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高兴于收复失地 而且高兴于“见城邑人物繁丽”。如果五百年间置于异族统治之下的“城邑人物”荒芜败落 那倒不怎么值得意外 并且一定为“城邑人物”现在之脱离苦海 获得解放而高兴。因为所以日夜梦想恢复故土 除了复我“汉官威仪”以外 应当还有拯救苦难同胞的意思 依我们现在的目光看来 主要应是后一层意思。可是当夜陆游发现那些被拯救的同胞并未受苦 城池也很繁荣兴旺 那么他的“喜甚”就只能落实到“冈峦极目汉山川 文书初用淳熙年”即国家疆域政令的恢复上了。我以为 这样的喜 即使至甚，体积也不会极大，一个清醒的爱国头脑该有更大的容量去思考它更多的意义。就陆游的时代来说 那个江南小朝廷的文恬武嬉 醉生梦死的政治 东南一隅“耕夫无一勺之食 织妇无一缕之丝”的残破的经济 真当令人想想“五百年间”我们自己究竟干了些什么 为何积弱至此 居然比不上大漠之中“化外”的一个小城！

这是说对于清醒的头脑的要求 陆游当夜是在做梦，当不清醒 所有的胜利和繁荣 也是梦境 当不得真。可是他在梦里的思维方式 衡诸我们清醒的同胞 却远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秦皇一统 汉武开边 历来被认作伟大的胜利 也的确是伟大的胜利 可是秦始皇把海内变成一座大监狱 汉武帝把游牧民族一赶千里 也是这些胜利的组成部分 关心这一部分的人倒很少了。这说明历来的“爱国主义”的“终极关怀”不过定位在领土主权上面 至于有了领土如何治理 有了主权如何享用 以及爱国主义如何同“爱民主义”相统一等等 基本不在考虑之内。这算古人的“历史局限性”吧。

陆游的梦境 今天倒真实现了一个 就是香港回归 一百五十年间“置不问”的领土回到祖国怀抱。办法当然极不相同 不是“大驾亲征”而是化干戈为玉帛，和抢走了香港的英国谈判，并且实行“一国两制”。当然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力包括“干戈”作后盾，谈是难谈回来的。所以它也证明了祖国的强大 值得“喜甚”。现在我们是清醒的人 我们在清醒的状态下收回了一个“城邑人物繁丽”的香港 所以我们该在“喜甚”之余 比做梦的陆游想得更多一些 例如一百五十年间香港人民办到的事 我们办到了多少 为什么？

## 白盔白甲闹革命

中国社会存在着大量的阿Q，  
你要革命他也会“同去同去”。



1911年11月5日晚上阿Q在土谷祠里半醒半睡做了一个睁眼梦：“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这就是阿Q的全部革命史。事载《阿Q正传》。

以下的文字就是仅仅构建于阿Q头脑里面的革命纲领了。先杀未庄的一伙鸟男女，然后打开财主的箱子，没收元宝洋钱洋纱衫，把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搬到土谷祠。再下一步是解决他的“个人问题”，选个不跟假洋鬼子睡觉，眼泡上没有疤，脚也不要太大的女人做老婆。于是革命胜利。

且慢嘲笑他。一个被压在封建社会最底层的无业游民，什么乌龟王八都有权在他头上拉屎拉尿，一有风吹草动，他自然会向革命的方面靠拢，除非那革命党正被拉去杀头。而他的革命理想，也自然不出“寻求个人解放”，先把食色两个人之大欲解决了再说，或者无须再说。这种理想，自然距离救国救民解放全人类相去极远。我们可以说他革命动机不纯，但是不可说它不是革命动机。当年令他羡慕不已的革命党，当官以后刮的刮地皮，讨的讨小老婆，所作所为并未超出他的上述纲领。直到把个好端端的革命党搅成了反革命党，被新的

革命党革下海去。所以我们不该独独苛责阿 Q。

新的革命党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 当然不可与旧式的革命党同日而语。可是中国社会存在着大量的阿 Q 你要革命他也会“同去同去”。共产党不是假洋鬼子 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他们。不仅不拒绝 还该找到党的纲领和他们的纲领的契合点 以便吸引他们。契合点是有的 就是“剥夺剥夺者”。例如这样的宣传标语：“分发财人粮食衣服田地 把发财人整下去！”在我们现在看来 觉得甚欠科学 但它毕竟是连阿 Q 都能接受的口号 问题只在他们“同去”以后 对他们加强教育 包括毛泽东讲的“加紧反流氓意识的教育”使他们知道剥夺剥夺者真正的道理和政策 即使打土豪筹款 也不能把缴获搬到土谷祠里自己享用。这种教育很有成效 大批曾是“游民无产阶级”的老革命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就是铁证。

也有转变得不好的 依然眷恋于当年的纲领。不过多数眷恋那个纲领的人 好像倒不是当年的阿 Q 而是后起之秀。这种人一没饿过饭 二不扛长工 也不长癞头疮，可是习气却得阿 Q 的真传。革命党现在当了政 当政就是当公仆。当公仆么 同去同去 同去干什么 弄套好房子 搞辆新轿车 收受“贵重物品”不